

不平等世界中的沖繩原理⁺

孫歌^{*}



剛才兩位教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論題，比如說國家政治與民眾參與的關係，在釣魚島問題上能否建立一個跨越國界的民眾連帶的問題，包括徐勝教授提出來的，如何從人權的角度去重新審視東亞地區的歷史這樣的問題。我完全同意他們的分析跟基本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我想進一步把他們提出來的民眾參與國際政治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主題再往前推一步。因為畢竟我們聚集在這裡要討論的還不僅僅是現實問題，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從現實中提煉出一些原理性要素。所以今天我不談釣魚島，而是來談沖繩。而且我談的不是沖繩的現實問題，而是沖繩的原理。

剛才楊教授說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其實在釣魚臺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是共同不開發，

而不是共同開發。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想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以我們目前這樣的生活狀態，共同不開發是否有可能實現？因為今天的每一個民眾，每一個人都在越來越多地消耗各種能源。而資本市場實際上是在誘導我們不斷地去消耗比我們需求的量多更多的資源。所以我想推進一下楊教授的問題，假如我們真的希望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共同不開發或是減少開發的目標，那麼我們能夠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牽制資本市場，換句話說，用改變我們的消費行為去牽制資本市場，才有可能牽制過度開發。而當我們去討論這樣的問題，其實就會遇到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因為今天在知識界的討論裡面，國家、社會、民眾和政權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已經被簡化了，我們很少有能力把這看上去是對立起來的二元關係再結合起來，

⁺ 本文係 2013 年 7 月 26 日本院舉辦「帝國的邊緣：東亞視野中的離島問題」座談會的內容。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研究員。

在現實的一個互動的甚至是共謀關係中去尋找突破點。在這意義上，沖繩的一些思想實踐，給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深入思考這些問題的媒介。

我想簡單地談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去理解沖繩人對和平的願望。大概在東北亞地區，現在離和平狀態最遠的地區是沖繩，可以說沖繩在現在仍處在一個準戰爭的狀態。這一點，我想等一下林教授會比我講得更清楚，所以我不再花費時間去討論這個問題。這樣的狀態裡面，沖繩有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場所，在沖繩本島的最南端，有一個糸滿市，那裡有一個和平祈念公園。這個公園裡面用同樣的樣式，同樣的規格打造了一個墓園，裡面所有的墓碑都是同樣的顏色、大小進行排列，但上面刻著的死難者的名字，除了日本軍人、民眾與沖繩人外，還有美軍戰死者跟臺灣、朝鮮籍士兵等所有戰死者的名字。這樣的一個和平祈念公園產生於 1990 年代末期，當時沖繩的知縣去美國華盛頓看到了越戰紀念碑，他說他要建一個不同的紀念碑來紀念這場慘烈的戰爭。因為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僅僅紀念美國戰死者，但是沖繩的紀念碑真正平等地紀念了所有的戰死者。但對我來說，因為我來自中國大陸，我很熟悉的一種模式是近些年來中國大陸每次的反日遊行都有破壞性的暴力行為發生。雖然近年來暴力性行為越來越受控制，民眾的自制力越來越高，但破壞性行為還是時有發生。我一直在問沖繩的朋友，為什麼他們直接面對著美國軍隊的各種犯罪，從來沒有沖繩人試圖去破壞這個和平公園中的紀念碑？當然，我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回答，因為時間關係，現在我不來談這些回答。但我從裡面受到了一個啟示，在這樣的和平紀念公園背後，隱藏了今天的沖繩民眾對於和平的強烈願望。但這種和平的願望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和日本軍國主義或美國侵略者和解，甚至也很難意味著他

們跟刻在紀念碑上，那些戰死的美國兵、日本兵和解。因為在沖繩還有其他的一些場所，例如左喜真美術館，就不斷在紀念沖繩死難的亡靈，控訴美國和日本軍隊的暴行。而且今天那場戰爭還活在沖繩老人的心裡，有些老人在戰後過了半個世紀，一直保持沉默，但他們會因為一個很小的、能夠引發戰爭的身體性記憶的景物或者其他媒介，就突然精神崩潰。這樣的情況在今天沖繩仍是經常發生的。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們如何去理解和平？對於和平真實的願望是什麼？什麼樣的和平才是現實的和可能的？就這一點而言，現在沖繩還存在著另外一個維度，非常有效地證明沖繩人和平理念的含量。我們都知道，沖繩現在正在進行對於美國基地遷移的抗爭，已經堅持了十幾年了，但從來沒有演化成暴力，他們一直都是用非暴力對抗的形式來阻止美軍基地。能這樣持久堅持下來的民眾，背後的和平理念，我想和我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作為觀念來使用的和平理念，其含量是很不一樣的。可以說今天世界上真正難以作到的，就是對和平的真實的堅持與維護，因為堅持和平是一件比發動戰爭更困難的事情。這是我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介紹沖繩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學文本。這是以憲法草案的形式書寫的一個文本。它的作者川滿信一，是沖繩一位著名的詩人。這文本最初發表在 1981 年 6 月號的《沖繩文學》雜誌上。這個憲法草案確實是用草案的形式寫的，只不過草案前面加了一段很難讀的導讀，裡面也提到了我們大陸。它說：「以首里而自誇的人，最後要滅於首里。以長城而自誇的人，最後要滅於長城。以國家而自誇的人，最後要滅於國家。以軍隊而自誇的人，最後要滅於軍隊。〔……〕」這是一個很長的排比句，後面的內容我就不一一介紹了。然後下面是一共六章五十六條寫得很像憲法那

種形式的文字，但它的內容與我們熟悉的憲法恰恰是針鋒相對的。因為這個憲法不是一個「國家」憲法，而是《琉球共同社會憲法草案》。與此同一時間，同一雜誌上也發表了另外一個憲法，是一個律師所起草的，一個很現實主義的憲法。那部憲法最大限度地給現行的憲法思維注入了人的尊嚴、平等、權利、自由等等觀念，但它是一部琉球「共和國」憲法。而這個《琉球共同社會憲法草案》不是一部國家憲法，這件事情意味著它推進問題的方向就不再是琉球獨立。儘管從它的一些行文表述上看，琉球共同社會是要獨立於日本國，但我們知道所有的獨立行為，一定必須與受制對象處於同等的位置上，這個獨立才是真實的。而《琉球共同社會憲法草案》一開頭就否定了國家的合法性，它不但說我們不承認任何形式的國家，而且也不承認任何形式的司法和警察軍隊，所有的國家暴力都是非法的。因此這個社會統合的原理在於慈悲精神。這樣一來，實際上這部憲法從一開始就脫離了獨立與否這種思考方式，它並不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由於這樣的一種很特別的書寫，使得這部憲法一問世就受到了批評，加上川滿信一是個詩人，他整個的論述確實不是嚴格按政治學操作的，但這部憲法也確實照顧到了憲法通常應該涵蓋的基本面向。例如他提出要廢除司法機構，但要建立一個自治體的公議機構，就是公眾商議的機構。而且他說我們基本上不用代議制，要實行直接民主。還有一些條款是一般憲法不會出現的，例如他說城市的機能必須分散，以此為目標，必須改變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結構，這就跟我剛剛回應楊教授的問題直接相關。川滿是希望用一個憲法的方式，讓所有的民眾能夠意識到一個社會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去對抗政府，而是在於我們要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機制，只有這樣，對抗國家、對抗政府的行為才能慢慢地具有實效。當然還有他對勞動權利

與勞動環境條件的設定，對於家庭關係的設定，對於娛樂教育科研等各種各樣社會生活方面，他都是一些討論。

可是這個憲法出來後，事實上它給了沖繩人一個難題，大家不知道怎麼定位這個憲法。一個最通俗的定位就是，這是個烏托邦，因為它沒有現實操作性。但是川滿先生在一次會議上作了一個有趣的詮釋，他說憲法其實是一個有理念的東西，我們必須把理念法與實定法區分開來，我寫的憲法是理念法，而且它是有現實效應的。我們想一想，如果日本的每一個府縣都起草一個自己的憲法，那麼日本國的憲法在思想上就不再具有那麼強的約束性。因此在我們都有一部自己憲法的基礎上，也就不需要那麼花力氣去保護憲法第九條了。當然川滿先生的論述是有一些跳越，但整個邏輯的論述是很清楚的。川滿先生在討論的並不是琉球社會用怎樣的型態建立一個獨立的機制，他討論的是在極端不自由並具有歧視性的日本國裡，沖繩民眾該如何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樣的一種對憲法的理解，它事實上已經突破了讓琉球獨立或回歸日本的簡單二元對立，提供了一種在現行的國家體制之內，建立另類的社會生活維度的可能性，當然首先要建立另類思考的可能性。

第三個問題，我想簡單地談一下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說法，就是「沖繩的原理大於沖繩」。這樣說有一系列的理由。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沖繩好幾位知識分子跟我說過同樣一句話：假如為了沖繩獨立，必須發動一場類似於柯索沃戰爭那樣的戰爭，我們寧願放棄獨立。所以現在在沖繩島內，無論是社會活動家或一般民眾，很少有人堅持沖繩獨立的說法，因為它不會受到多數人的支持。但放棄獨立，不意味著就認同於日本國家各種各樣不合理的歧視結構。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條件下，沖繩人對和平的堅持，後面有一個他們對整個地區的責

任。事實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來證實沖繩人在反美的過程中，他們心裡裝的不僅僅是他們自身對於不公正待遇的悲願，而他們更多的考慮是地區的和平，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和平。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沖繩的原理大於沖繩」第一重的含意。

第二重含意，我認為沖繩的歷史與現在沖繩的思想家與運動家，儘管他們中間有很多對立與糾葛，但他們一直在向我們傳達一個相對一致的信息，那就是：沖繩的歷史，非常不適宜用國民國家這樣的一個框架來表述。琉球社會到今天都掙扎於不得不把自己塞進國民國家的框架當中，這樣一個很艱難的困境。在這個困境中掙扎的琉球人，其實給我們暗示了整個東亞社會的原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在潛在的維度上去思考沖繩的原理大於沖繩的問題。事實上我個人在和沖繩的運動界接觸中，以及我自己閱讀的經驗中去理解沖繩的時候，我想到的並不僅僅是沖繩。它讓我更多地想到剛剛兩位教授都在討論的東亞地區的歷史特徵，因為在我們這個地區，包括臺海關係，都不能簡單的用一個國家框架就把複雜的歷史消解掉。釣魚臺問題更是這樣，對於臺灣是一樣，對於大陸人也一樣，對於日本和琉球都是一樣，它不是一個簡單地用國民國家主權框架就能有效處理的問題。我們怎麼去整理東北亞地區共同的原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沖繩的原理凝縮了整個東北亞前近代與近代的歷史，甚至也凝縮了今天國際政治的關係，因為美國內在於日本，內在於沖繩，也內在於東亞。在這樣的一個結構當中，沖繩用一個最複雜的型態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各自所處的歷史境遇。而沖繩的思想者們，在他們生產的思想文本裡面，其實已經提示了一些幫助我們突破簡單的抽象二元對立，繼續向前推進思想課題的媒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願意把沖繩也作為一個離島，也放進我們的討論場域。儘

管把它看成是離島需要一些特別的定義，而且我相信所有的沖繩人都會非常反感離島的這個定位，因為他們並不是日本的離島。但如果我們放開國民國家的這個框架，去從地理位置上去觀察所謂的邊緣地區的島嶼，我覺得沖繩是一個最為複雜，最為成熟，提供了最多思想資源的場所。

我現在在嘗試著用另一種敘述來重新敘述邊緣，我認為中心和邊緣能表述歷史當中的某一些部分，但有可能遮蔽另外一些部分，歷史過程中那些最豐富，聚集了最複雜要素的空間，其實往往不是中心，而是邊緣。因此我們有沒有可能在中心——邊緣這一框架之外，找到另外一個框架，並不是否定中心——邊緣這樣的講法，而是找到另外的討論可能性？我個人把它命名為歷史過程裡面的關節點，我認為這些關節點往往就存在於邊緣地區。當我們有能力突破簡單的對立圖式、突破直觀的悲情主義，正視歷史過程的殘酷與混沌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歷史過程中的關節點所具有的真實涵義。